

◎非常记忆

寻艾草

节气刚刚进入小满，市面上的粽子已经新鲜出炉。翠绿翠绿的粽叶，包裹着嫩白肥硕的身体，活泼泼地勾引着我的眼睛。

小时候，每到端午节前一天，一大早，我和哥哥就跟着爸爸到附近的公园里去寻艾草。这一天，公园破例对拔艾草的人免费开放，偌大的公园里像是举办一场清晨的聚会，黑压压都是人。公园开阔的偏园里，成片成片野生的艾草。篓子里装着大把大把散发着浓郁药草香的艾草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邻居小伙伴互相攀比，谁家今年的艾草新鲜、娇嫩。回到家，爸爸就开始洒扫庭院，妈妈悉心地将一捆粗细均匀的艾草墩齐，用剪刀挨边裁剪整齐，绑上红色的布条，做成一把艾草笤帚，让我拿着它在爸爸清扫干净的院子里，象征性地再次隔空清扫。然后，我家的门楣上插上了新鲜干净的艾叶，堂屋的正中间也悬挂了艾草。我蹲在妈妈身边，急切地盼望着，她用剩下的艾草枝条为我制作一个艾草花环，带着它去和邻居的孩子们玩耍。

当锅里的棕香味丝丝缕缕地飘满屋院的时候，我和哥哥就耐心地等在昏黄的灯下，眼巴巴地望着妈妈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精致的香囊。妈妈在这一条街上是出了名的巧媳妇，纳鞋底儿、做衣裳，不仅合体，还总能用碎布条和剩彩线点缀几个图案出来。每年我和哥哥的香囊，自然也是孩子群中最受艳美的。只见妈妈从她的百宝布袋里，找出一块鹅黄色的衬里布，横竖叠起，左右捏边，用线细密的缝制出一个倒梯形，然后将准备好的朱砂、雄黄、香药各取一点放入，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。将剩出的丝线一拉，打出一圈五彩的褶皱，再将事先搓成的五彩线系挽在香囊两头，妈妈满脸笑容的把做好的香囊挂在我的脖子上。一时间，我的心里也随着香囊清香四溢。

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。

孩提时候并不很懂这些古怪的节日名称，但是这些从老祖宗那里逐一传承下来的中华民俗和节日传统，却丰富着那时候单调闭塞的乡野生活。

至今，端午节有了小假期，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促进与传承。端午前一天，身在另一城市的我忙碌碌赶回家。家里至今弥漫着一一种浓郁的端午情怀！

我依旧领命前往家附近的公园里拔艾草，而我已经知道，往日的艾草已无处可寻。抱着一线希望，我起了大早。公园里的人并不多，零散地在树荫下活动着。公园西头有一片茂盛的树林，树下自然有比较茂密的杂草，此时已经有三两人影在树草间起伏，我匆

匆扎入草丛中去寻找，却看不见一棵艾草。唉，看来自己又来晚了。不死心，埋下头，专走拐角偏处，一步一步继续寻找。

在一陇苍翠的杂草边，我终于幸运地找到了一株，她悄悄躲隐在一堆石头间的几株草叶下。我小心地移开石头，却再三犹豫，不忍下手。艾草明显细弱幼小，高不足半尺，带着鲜嫩惹人怜的颜色，是当年生成独苗。掩好，又向前寻出十几步。听见后面有人小声说笑，原来，身后又上来俩人，是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。此时正蹲在那株小艾草前，孩子的手已经将艾草连根拔起，母女俩一边低低说笑，一边还偷偷地向我这边窥望，像是在笑我的愚笨。我心里生出一丝恨意，调转头，不去看她们。

心里自忖，毕竟是要过节，不管艾草是瘦或小，真还得采几株回去。于是就更细心地寻找。等到腿脚已经酸麻到不能正常屈伸的时候，手里已经攥了十几株颜色泛灰，似乎带着这个城市标记的艾草。比起大多数空着手回家的，总还是幸运了不少。心情复杂地一屁股坐在身后的地垄上，展展酸麻的腿脚，眼前的园子突然呈现出一种熟悉的陌生。

儿时，我曾天天流连于这个充满着无限神秘的公园。我家住在公园南门口附近，与我就读的小学以及神往的公园依次排列在一条短小的路径上。这一片小小的天地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记忆。那时，公园并没有开放，四周高大的围墙更使公园增添了许多神秘感。我常常将本已瘦小的半个身子挤进黑漆漆的铁栅栏里，试图逃过售票员的眼睛，但成功的次数绝少，大多数时候会被戴着红袖圈的管理人员一声断喝吓得落荒而逃，情急之下，曾有几几次被生硬的铁栏杆卡住已经探进去的脑袋，不得而出，急得哇哇大哭。

长大后，却似乎忘却了这个仍执着地守候在我身边的儿时乐园。进进出出中，突然发现这个闭塞的身体突然坦露开来，一夜之间，四周的高大围墙被错落有致、一字排开的石墩石椅子所取代，人们无论从哪个方位都可以一脚踏进公园。马路上行走的人们侧脸以望，公园里的景致一览无遗尽收眼底。心里曾暗暗赞叹，也曾暗暗回想，想起当年自己的脑袋和铁栏杆的碰撞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只是很奇怪，自己竟从此脚步匆匆，缺少了再踏进公园的机会或是欲望。只有每年端午的时候，会随着大人进园子里来寻找艾草，再大一些，就独自承担了端午寻艾的任务。

也是每到端午，人们仍旧纷纷从四处赶着黑奔进来，园子里挤满了拔艾草的人，一时间，人群一拨一拨的像拉网似的，自然艾草难逃厄运。这种传说能驱邪避祸怪味难闻的草在两三个时辰间，被视若珍宝，悉数拔走，急匆匆地进了千家万户，摆在窗前、门

头。正是五月艾草成长不能结籽时节。只拔不种，只取不予，艾草竟没有繁衍续后的机会。年年如此，艾草几近绝迹断种。

艾草断种，是这个城里的一怪诞。

与缺绿相反，这个孤荒荒的枯黄小城下面竟然盛产煤，因为如此，半个世纪前，有了这座小城。站在山上，看见烟雾压着城市，弥漫在街头巷陌，人浸在里面，跳不上去，钻不下去，逃不脱，甩不掉。春天，沙尘暴随时等候在城外。只有出了夏季，天空上隐隐的山才渐渐现出来。只是，山只是石头山，一块一块累积云高，却终年寸草不生。

太阳升高了，我坐在公园里的地垄上，望着新被我拔出的一个个小孔洞，突然感觉到这个古老的公园倒似一个衰老的女人一般，有了一种粗糙的感觉。身边的一棵棵树疲惫地挺立着，风沙一年年从他们的腰间头顶呼啸掠过，沉重地为他们记录着一种记忆。在这个荒漠戈壁腹地上的小城，对于城中城周少见草绿的人们，城市中心的这些草树自然承担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义务。

我想起如今我所生活的另一座城市。仅隔几百里以外，却是另外一种风景。蓝蓝的天空上，云朵悠然。清凉的风轻轻地刷洗着城市。曾听当地的人自豪地细数这个城市如何挖坑换土植树造林，如何凿渠连沟铺草引水。唏嘘之余，看到的是一种生龙活虎的生存与优质生命并存的愿景。

捧起手里的几株艾草凑到鼻前，一种悠久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文/李美霞

◎城市笔记



缠粽子做蚕虎

端午节到了。“端”是“初”的意思，按地支推算，农历五月为“午月”，故称“端午”。除了春节和中秋节，我国影响最大的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了，纪念屈原的传说与食粽的习俗早已深入人心。

六面三角形纸胎，外面用五彩丝线缠绕，又可制成精致的手工艺品粽子。小的，可在衣襟上吊挂；稍大的，可做室内装饰。童年的时候，每逢端午节前后，女同学们会在家早早地缠好几粒“粽子”，吊在衣襟上，甚是好

看。

我家上学的孩子，除劳作课制作粽子，还增加了一项民俗活动：把蚕茧儿做成小老虎，与手工五彩粽混掺着吊在衣襟上。我家因有桑树，每个孩子从上小学开

始，便学会了养蚕。养蚕不仅能看到生命的轮回，还要关注节气。蚕卵产于端午节前后，像黑芝麻似的，密密排在一一张纸上。我们小心地保存自己的蚕卵，过了来年春节，我们便开始关注天气变化，等待“惊蛰”的到来。

从母亲那里听到古老的传说，惊蛰这天，能听到当年第一声雷响，然后，所有冬眠的虫子会被雷声震醒，或破壳，或出土。

“妈，打雷的时候，别忘了告诉我们！”

一个个孩子，都怕自己听不到第一雷声，都盼着蚕卵闻雷声而动。可桑叶还没长芽，蚕宝宝没吃的怎么办？

几双眼睛，望着母亲。

“不怕，有办法。你们现在就在蚕卵上撒点儿茶叶，别太多。蚕宝宝出壳后，吃点茶叶，也能活到桑叶出芽。”

照着母亲的办法，每个孩子从茶叶筒里抓一把茶叶，铺撒在各自的蚕卵纸上。每日放学，依旧先问妈：“今天打雷了吗？”然后查看各自的蚕卵纸有没有动静。

日复一日，终于看见茶叶下面有幼蚕在蠕动，这时桑树也有了芽心。

从惊蛰，经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，直至芒种，蚕宝宝从幼虫到成虫，到“作茧自缚”。后院的桑树从长芽到长叶，到结桑葚，桑葚从绿到红再到紫。两种生命周期，都是我们密切关注的。

到吃桑葚的时候，蚕茧也已做成，端午节临近了。

我们会选择黄色的蚕茧儿，在椭圆形的顶部，用毛笔写一个“王”字，以示其为林中之王“虎”。又在“王”的上端，用剪刀尖，左右各轻轻一剪，使其立起来，佯做虎耳。再从蚕茧儿的“腰部”，穿过一缕五彩丝线，一只小老虎便与五彩粽子一起，被吊在主人的衣襟上了。

我们虽生活在城市里，但随着二十四节气的运转，从春雷始鸣，经历雨水渐多，天气回暖，田野启耕……天、地、人、大自然通过一个个节气小活动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浑然一体。

童年时期学的手工艺品粽子，记住了一辈子，几乎年年都要缠上三五个，或送亲友，或自己取乐儿。只不过，年纪大了，颜色的选择，也显得内敛沉静了许多。

文/李钟秀

◎人生絮语

遇见时光里的清欢

姐姐从乡下回来，带回许多的山野菜，有苦菜、苜蓿、蒲公英……婆婆说，那时候山野菜就是农村人的救命菜，这老家门前黄土地上生长的食物最合我们的胃口。

婆婆有着极好的做食手艺，为了让春天的气息充分的呈现在

餐桌上，婆婆亲自掌勺，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。油泼凉拌苦菜，土豆炆炒野苜蓿，蒲公英肉馅饺子，剩余的食材她也不舍得浪费掉，用来蘸酱、煲鲜汤。

山野菜入菜，不仅风味独特，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吃一顿地道的山野菜，勾起的不仅仅是食欲，更是对家乡记忆的怀念。公婆离开家乡十几年来了，期间虽偶有短归但却又难免匆匆，家乡是他们的所有思念。姐姐带来的这些山野美味，总能唤醒缱绻在公婆记忆深处的那份乡愁。

每次姐姐的到来，总是我们全家人最兴奋的时刻。一家人围桌而坐，一边吃着家乡的山野美味，一边听姐姐细叙今年的年成，家乡的变化和乡邻间的家长里短。夹一筷子脆嫩的苦菜入口，山野菜的清爽再配上微微的椒香，那鲜，那爽，如同咀嚼着春天的清新；再听一段有趣的家乡事，春天的阳光便会在整个精神世界里灿烂起来。这清香鲜嫩的山野菜，干净质朴，如同淳朴善良的姐姐。她们珍爱土地，善待土地，土地也厚厚地馈赠着她们。也许感动就是这么简单，每逢此时，我的心里便升腾起一种悠然时光才会有的欢愉。

这一把来自老家门前黄土地上的山野菜，它让我们从中找到了幸福和快乐的真谛。这是我们一家人心中永远的乡恋，这也是人间最美最有味的清欢！

人过一生，最难能可贵是守得一份清欢。与贤人雅士拥揽生活的欢愉时光，更是清欢有味。

尘世的喧嚣浮躁每天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疲惫的神经，许一个文友间的清欢之约，觅一处净土，或促膝畅谈人生，或举杯交盏尽欢，或邂逅沙龙安暖时光，抑或纵情山水，心游尘世外。无所谓雅致，无所谓远近，只求难得的一份悠然。这份恬淡，这份惬意，连时光的流动，似乎都是快乐的。

我们是一群在清河创客里早已熟识的朋友，我们有着火样的热忱，向往着我们心中的梦想；我们坚守着自己内心的追求，坚守着文人的情怀，坚守着不为人知的本心。时光消磨了我们的流年，却让我们收获了生命的优雅。

缘分让我们遇见，多少个日子我们一起走过：在红色老牛坡里我们一起追忆激情燃烧的烽火岁月，在仿若桃花源的贾浪沟里放歌走笔；在清郡第一泉，或泡一杯茶，或烫一壶酒，在三杯两盏清茶淡酒里谈过；在老牛湾攀长城，越黄河，低吟浅唱大好山河唯我最美。日子，就这样在这些清欢淡暖中缓缓流淌……原本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放松，却在不经意间收获了许多。这何尝不是一场岁月生花，一种经历的丰盛，一种人生的清欢。

清欢不难，你若留它在心里的时候，它便活在你的日子里了。

文/张瑞秀